

说文解字新谭

百家姓解读

■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■作者 王殿卿 刘彦章 王亦兵 赵淑文



武 wǔ

甲骨文	金文		篆文	隶书
甲 3940	墙盘	毛公鼎	说文解字	曹全碑

“武”在六书中为会意字，从“止”从“戈”，“止”为武。这里的“戈”字右下方的一撇在汉字演变过程中移到左上方变成一横。这是很容易被误写的，在书写时一定要多加注意。

“止”在古代指足，“戈”指兵器，“武”表示挥戈前进、出征打仗，故武的本义是征战。由打仗动武可引申为勇猛，如英武、威武、威武不屈。

“止”“戈”表示停止对抗，放弃武

力，亦可理解为以武止武。

“武”氏起源有四支：一是夏朝的武罗国后代，二是周平王的后代，三是商王武丁的后代，四是由复姓武彊氏和武疆氏改为“武”姓。

历代武氏名人有：商王武丁，五代名将武漳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，北宋画家武宗元，元代戏曲家武汉臣，清代学者武亿，近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等。

“武”甲骨文文字形图					

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系列报道

全村人都是共产党员

(接上期)

为了弘扬和执行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中共岗张村支部建立后，就将本村学校更名为“列宁小学”。中共党员薛朴若、张广德任该校教师，在当地和学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。薛朴若，淮阳人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水东行署副专员，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共二地委(淮阳)副书记、专员，是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。

在岗张村支部的领导下，父亲他们很快就组建了岗张村农民协会，大部分村民都踊跃参加，并成为农会会员。紧接着，父亲又和党员吕恒乐等，在西华、临颍、郾城三县交界处的吕家、夏城、黄连城、魏村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，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，并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，提出了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口号，带领人民群众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。

岗张村土豪张宝善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，农会找他算账，给他戴高帽子游街，他吓破了胆，躲了起来，被他霸占的本村土地由农民协会收回，初战告捷。西华县催粮衙役刘子善，横征暴敛，人人恨之入骨。一天，他又到村催粮，农会把他抓住当面斗争，他磕头求饶，从那以后再不敢进村催粮。

农会对敌斗争一浪高过一浪，一到晚上他们就组织起来，拿着枪支和农具同国民党进行斗争，端保安队的老窝。敌人恨之入骨，天天派保安队到岗张村抓人，扬言：“岗张村人都是共产党员，为首的定抓不饶。”

1928年初的一天晚上，国民党郾城保安队趁夜深人静之机，抓捕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。农会发现敌情，组

织岗张周围几个村的革命力量，包围敌人给以痛击。敌人溃败而逃，但不幸的是，父亲的大腿被子弹击中负伤。到了父亲晚年，我才见到他腿上的那块伤疤。

1928年正月十五，郾城县民团百余人对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实施疯狂镇压，破坏了岗张、吕家、夏城、黄连城等村的党支部和农民协会。父亲和许多党员、农会会员遭逮捕。父亲机智逃脱，并辗转外乡，岗张等党支部暂停活动。

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1928年4月的一天夜里，中共临颍县委决定进攻临颍县城，还敌人以颜色。县委书记谷迁乔带领父亲等30余人，拿着手枪、手榴弹和排击炮弹向县城进发，他们在城墙根投掷了几枚手榴弹和炸弹，又派张彦潜入国民党县政府大院，投掷一枚炸弹，炸伤一名政务警察，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张彦，1927年入党，曾先后担任临颍县夏城村党支部书记、临颍县东南区委书记，他对敌斗争立场坚定，英勇果敢，敌人对其恨之入骨，不久遭国民党暗杀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，他被迫认为革命烈士。这位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战士，才含笑于九泉。

1928年5月，西华县委遭到敌人破坏，县委主要领导不得不转移外地，但党的活动仍未停止。该年8月，经中共漯河中心县委批准，将岗张村党支部改建为特区支部，仍由父亲任书记，领导周围农村革命群众继续展开斗争。

岗张村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岁月仍记忆犹新，情不自禁地唱道：土地革命一枝花，

岗张支部是奇葩。轰轰烈烈闹革命，西华党史第一家。组织农民分田地，土豪劣绅都怕他。全村都是“共产党”，农会员十之八。拿起枪支和炸弹，还有棍棒和锄把。今天敢打保安队，明夜又把“县衙”炸。惊天动地泣鬼神，蒋家王朝没办法。敌人常常来围剿，天天带兵把人抓。一波未平一波起，革命传单漫天撒。白天默默把地种，入夜照样把枪拿。敌人恨之入骨髓，干急还是没办法。革命火种燃三县，暴动越闹势越大。不屈不挠不回头，名垂青史照西华。为了纪念那个时期岗张周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，西华县党史办为岗张村党支部和岗张村列宁小学树立了纪念碑。

1930年4月，许昌特派董锡之任临颍县委书记，父亲、吕恒乐等四名同志任委员，组成了新的临颍县委，岗张村等一批基层党支部恢复活动。

临颍县委委员吕恒乐，郾城县吕家村人，1927年冬入党，1928年被敌人逮捕，在狱中受尽酷刑，身染严重肺结核病。由于党的地下工作环境恶劣而残酷，吕恒乐同志出狱后，久治不愈，最终病逝在战斗岗位上。吕恒乐躺在他的忠诚战友——我父亲怀中，静静地、永远地走了。当时吕恒乐刚结婚不久，他的妻子出于对丈夫的忠贞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，寡居一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士被迫认为烈士，我们应该永远牢记这些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、为党捐躯的英烈。

鉴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实行宁可错杀三千，不能放过一人的屠夫政

策，那时临颍县对敌斗争环境恶劣至极，共产党员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，几任县委书记都转移出去，县委领导成员只剩下父亲一人，工作难以开展。1931年10月，父亲考入“开封地方自治训练所”求学，并担任校党支部书记，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。父亲领导进步学生上街演讲、飞行集会、散发革命传单，积极培养党的发展对象。

蒋介石剿共愈演愈烈，省市两级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一天夜里，国民党河南省宪兵队，到训练所宿舍，指名逮捕了父亲，关押在宪兵营，审讯时严刑拷打，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。于是，敌人把他转押到豫鄂皖绥靖公署军法处，继续用刑，如抽皮鞭、坐老虎凳等，把父亲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。敌人传来叛徒当堂对质，并声言：“只要证明张仁甫是共产党的领导，明天就要杀头。”结果父亲的党员身份暴露，但党支部书记一职隐瞒了下来，这才免了杀身之祸，军法处判处父亲有期徒刑5年，关押在开封省立第一监狱。

我的百岁婶母告诉我，那时坐监狱要自己拿号子(狱房)钱，家里只好变卖了土地，并四处向亲戚借钱，由我的叔父送往监狱。

在监狱里，父亲和王郁文同住一个号子，由于狱房阴冷潮湿，睡的是地铺，吃的是猪狗食，加之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两人都患上了痼病，吐血不止，监狱又不给予医治，王郁文很快就死于牢房。1935年秋，身患严重痼病而奄奄一息的父亲被释放出狱。

(未完待续)